

今天和明天

刘艺亭作品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艺亭作品集

第二卷

今天和明天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艺亭作品集

我的乡土(诗集)

今天和明天(小说集)

回春曲(诗集)

母亲的活筐箩(散文集)

黑红点(故事集)

刘艺亭作品集 第二卷 今天和明天

责任编辑:张根树

装帧设计:宋丕胜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桂香 春月 董康 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刷:河北太行机械厂印刷厂(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2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4.75印张 672千字 1999年5月第二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5000 定价:(全五卷)40.00元

ISBN7—80611—332—0/1·321

序

去年岁尾，接到北京一位在搞俄译中国文学作品目录的朋友来信，他说为查对前苏联出版的我的小说，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查篇名，未能找到我的作品，只好又来找我帮忙了，他并嘱我：手头如有富余的样书，可以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份。这封信又使我想起自己学写小说一事：五十年代初写过一点，1957年以后二十几年没写，1979年以来，又是偶尔为之。虽是初学之作，但也产生过一点影响，如《耙》在《河北文艺》发表后，很快为《新华月报》转载，又被改编为同名剧本，后又获河北省文艺作品奖；《手套》发表在《文艺报》上，上海劳动出版社将它编入《劳动文艺丛书》，后又将难认的字加上汉语注音，作为速成识字补充读物另行出版；《今天和明天》和《葡萄树长叶的时候》俄译文收入1953年莫斯科出版的《中国中短篇小说集》。作品不多，也是花去了我的劳动力，占去了我的时间的。时间就是生命，它也是我的生

命之果。其味是甜，是苦，是酸，是辣，都值得个人咀嚼，从中吸取经验，提高认识，并期望有生之年还能有所长进，写出几篇差强人意的小说来。

乡语云：庄稼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偏爱自己的孩子是人之常情，所以，日常生活中就难免产生护犊子现象。我这个搞点文学的人，自然也难以脱俗，风烛残年，甚至看着自己的拙文劣诗还难免有点慰藉之感。上述种种，便成了我编选这个集子的动因。留作一点资料吧，或许还能给别人免去查找之烦（这极大可能是自作多情），也可让儿孙从中知道我这个人干了点什么，有书可证。

1994年7月30日

目 录

	序
1	耙
15	油
23	手套
30	责任
36	补炉
42	红花开满枝
52	新犁
64	今天和明天
80	葡萄树长叶的时候
88	割谷记
101	二老多借粮

112	初恋
122	一个老八路的童年笔录
151	尖魁认罚
158	早春
173	喜上加喜
185	汽车全部出动
189	等
195	委曲求全
201	退亲
205	感冒
210	约见

耙

九九已尽，杨花正开，农民们就要动手垒耙春地了。

这天晌午，金生从小西屋里扛出落满尘土和缠着蛛网的耙来，竖在西屋墙上，看了一眼，回脸朝北屋站着说：

“爹！这耙缺好几个齿还能使啊？”

老瑞正在北屋门口簸粮食，见儿子问他就抬起头来答道：

“怎么不能使？年时个不就这样！”

“还说哩，没见村东那几亩麦地闪着坷拉？”金生看着耙说，想起老是在叫凑合着做活的事，不觉就有些不高兴了：

“春天风又大，耙不好可保不住墒！”

老瑞一听儿子埋怨他，心里也翻起几次不如意的事来：二桂使了耙不吭气就转借给别人，春福借了杈不找就不还，

保柱借犁说声没闲着就给个脸看……于是，他又气又无可奈何地说：

“这二年家具坏的多快！耙齿还不都是他们给拉把掉了！”

“怕人家使，反正咱先耙不好地。”儿子说。

“耙好耙不好，打点粮食够吃够喝，冻不着饿不着就行了呗，还想过多好啊！”

老瑞说着瞅了儿子一眼，又低下头拣粮食去了。

金生在耙前边蹲着，两只胳膊交搭放在膝头上，听不下去他爹的话，就又想前儿村开会的事来：

“村里开会号召置买家具，当紧的咱也不修理，人家见了不说呀！”

“说？”老瑞沉着脸站起来，把粮食“唰——”的一声倒在笆斗里，往地上磕了磕簸箕里的土。“前院你金兰哥那辆太平车一天一天不进家，自己图方便哩倒摸不着了，就是官的也得有个准事呀？”

金生娘在屋里炕上纺棉花，听见他爷儿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在顶嘴，就丢下纺车走到冲当门桌子前边说：

“俺生也十八九啦，净找着跟你爹抬杠，你爹做了一辈子地里活，还不懂得使好家具人和牲口都轻巧呀，只是咱不拿着钱找气生！”金生娘是个絮叨嘴，说起话来就没头，她成年不忘的一件事又搬腾出来了：“你都忘啦？年时春上保柱借犁没叫他使，你看那脸搭拉得长的，多少天见了面待答不理的，还放什么风说：‘中农有个家具也不叫使，觉着这不是斗争的时候了嘛！’咱可不能支应这个得罪那个

的。就是这个破东西，使坏了咱也去借他们的！”

娘也帮着爹说，金生就赌气子不吭气。老瑞到屋里去撮粮食。他娘又迈出门限来说：

“你爹不是叫你拾掇拾掇，还蹲着不动？”

“咋着拾掇，我的手指头也变不成耙齿！”金生还是说着不动。

“把头起的打下来补到当中。”金生娘指点着。

老瑞又端着簸箕出来了，把簸箕放在门台上，走到耙前，给儿子说：“这二年有几家置家具的？都想混着使，这不是过长远日子的呀！……咱凑合一年再说吧。”

二

“金生在家里呗？”

喝晚上汤时，保柱进门先打了个招呼。

“谁呀？”老瑞不等金生开口，放下饭碗先走出做饭屋，一看是保柱，呆呆地说：“到屋里来吃点饭吧？”

“我想借点啥使使。”保柱站在屋门口。

“使啥吧？”金生娘和金生一齐站起来了。

“您的耙使不使？我想把村南那三亩地耙耙。”

“金生也要耙地哩。”老瑞忙说。

“您啥时候使？”保柱忙追问一句。

“过明。”金生插了嘴。

“行喽！我明个两小晌就耙完了，误不了这院里使。”

老瑞心里埋怨金生说话冒失，但已收不回来了，就假

意商量：“可是耙掉了好几个齿，你看看能使呗？”

“行喽，凑合着呗！”

这时天已黑了，保柱明看着两头缺齿也不挑选了，说着就把耙扛在肩上，扭过脸来说：

“回去吃饭吧，大叔！”

老瑞两眼盯着保柱把耙扛起来，心里说：“又借出去了！”他好像没听清保柱的话一样，只啊啊了两下，眼看着保柱扛着那耙出了大门。

“还站在那里作啥？”

老瑞听见金生娘喊他，才慢慢走回做饭屋，嘟念儿子道：

“一句拐弯话也不会说，叫他借走了看你使啥？”

“他不是明个使吗？”金生改正地说。

“借不怕借，就怕他们拿着东西不当！”

老瑞不放心的说着，才慢慢坐下端起饭碗。

三

第三天眼看到早饭时，金生拾掇好拖车了，可耙还没送回来，心里也是直起火，没敢给他爹说自己就找耙去了。他一到保柱家，看见耙在南墙上竖着，就没好气的喊叫：

“还使耙呗？”

保柱媳妇见人来搬耙，就赶紧出来了，不好意思地陪着笑：

“他还没有送去啊？叫你又跑一趟！”

金生一句话没说，扛起来就往回走，保柱媳妇还在后边送着。

金生一气把耙扛到自己家门口，放到拖车上就往牲口棚去看牛。老瑞正在槽里拣草楂，抬头看见儿子：

“耙还没送来呀？”

“送来啦！”金生哄弄他爹。

老瑞一见儿子说话带几分气，就不放心地到门口外边去看看，一眨眼回来质问金生：

“怎么又掉了个齿？保柱送耙来没说？”

金生一听又缺了一个齿，就实说道：

“我到 he 家里扛来的，扛的时节没看。”

老瑞火了：“借走不给送也罢，掉了耙齿还不该……保柱说啥？”

金生说：“保柱没在家。”

这个时候，正赶上金生娘和媳妇出来拾掇锅，金生娘便对媳妇说：

“那兴这？不借给他怕得罪他，借给他就给弄的缺这少那，谁有这些东西打官差！”

老瑞听着这话更是火上加油：

“我去，看看他说啥？”

两家住的隔两条胡同，离的不远，可是等老瑞走到保柱门口，心里的疑虑也就上来了：“得罪一个人就是一堵墙，唉！咱这户只能维敬人……”可是心里的气总是上上下下的不平，进门口强压着嗓音问：

“他保柱哥在家呗？”没等人应声他又接着说：“耙上又

掉了个齿见了呗？”

保柱媳妇也有点烦气地在屋里说：“不知道！掉了他还能不拿回来呀？”

“您找找吧！再缺齿就不能使了。”老瑞焦躁地说。

保柱媳妇出来了，看老瑞脸色阴沉也冷冷地说：“等他回来了找找送过去吧！”

老瑞一肚子话也没法再说，只好憋着回来了。家里正等着他吃饭，他坐下倒先教训金生说：

“有一个坏耙就够生气的了，按耙齿？还不是再买几个耙也格不住拉把！”

四

吃罢早饭，金生耙地去了。

他走到地头起，正摘挂套，村长耿兰芳赶集回来也正走到他跟前，一眼看见他那缺齿的耙：

“耙掉了这些齿还好使啊？”

“凑合着呗！”金生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来。

“村里不是号召修理农具吗？”

“俺爹说不修理。”

“为啥？”

“谁知道！”金生有些抱怨。

耿兰芳回到家里老是想着这件事：“他家可不是修理不起呀？”他打算找老瑞谈谈。等他吃了饭去时，老瑞正往家里背垫圈土，金生娘和媳妇在院里经线。老瑞见耿兰芳来

了就忙着往屋里让，见他不去才从屋里拿出个草墩来。

“真是男耕女织全家忙。”村长坐下笑着说。

“庄稼人还能闲着！”老瑞俩口说。

说了一会闲话，村长就提起修理农具的事来：

“地里活都干起来了，使用的家具修理了没有？”

“修理不修理反正凑合着能使。”

“家具不好使，费劲还做不好活！”

“可不是，可不是！”老瑞虚意地附和着。

金生娘挂着线子听着他俩叨叨修理农具的事，嘴里不吭心里却说：“说的怪好！谁有钱打那闲支应？”

“我见金生耙地，”耿兰芳直说道：“那耙缺好几根齿，可该添上呀。”

“唉！你不知道？头年里金生过事（结婚），亲家又常来住，手头花空了！”

耿兰芳听着笑了笑：

“我还不知道你会操持！”

这时，金生娘再也憋不住了：“光说咧，买的还不如没的快！”老瑞瞪了她一眼，她因为正接一绺线没有看见，还接着说：“夜几个保柱借耙使，使了不送别说，掉了个齿也不言语一声，金生爹去问，他媳妇还不当事的说不知道！”

停停，她又补上一句：

“咱那耙年时在外边轮了十几天，一进门缺五六个齿，唉，不是自己的东西谁心疼呀！”

“保柱可不该这样！”耿兰芳觉得找到问题的根了，他板上钉钉地说：“谁没了谁赔才是。”

老瑞觉得金生娘说漏了嘴，一碗水泼到地上又收不回来，他就紧忙盖抹：

“街里街坊的，谁也背不住借借使使，该不是……”

五

屋里刚刚透亮，保柱早就睡不着了，他在倒量昨天晚上村长给他谈的事：“谁置东西不图自个使着便宜？只管使不管送，反过来，搁到自己头上也是不……”

保柱越想心越不安，觉得应该马上去送耙齿，他就忽地坐起来了。

“你做啥咧？”媳妇半睁着眼问他。

“送耙齿去。”

“那也得等到天大明了呀！”

保柱没心听媳妇的话，穿好衣裳，下了炕，在外间屋墙窑里摸着那根耙齿，开开屋门，走出去又唿隆开开街门……保柱媳妇又听着屋后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了。

人老了总是睡觉轻和早醒的。这时老瑞正躺在被窝里看着越待越亮的窗户，突然听见一阵拍门声，喊叫声又像是保柱的嗓音，心里立时烦了：“大清早就拍门叫户的，不知道又干啥！”他憋着气不答声，外边仍是又拍门又喊叫的，他怕吵醒一家人才起来开门去了。

“大叔，大清早又把你叫起来了！”保柱站在老瑞跟前不安地说。

“有啥事？”老瑞两手扶着门扇，一脸烦气。

“前几个使的耙没送不算，掉了根齿也没说，觉得挺对不住！”保柱还在门限外边站着说。

“看你说的。那还算个事啦？”老瑞不自然地笑着。

初春的晨风灌到门洞里，老瑞不禁打了个冷战，往回一缩身子自言自语地说：“风还怪凉哩？”保柱这时才像想起自己干什么来了，把拿在手里的耙齿递到老瑞面前：

“大叔，给那根耙齿！”

“啊？找着啦？”老瑞看见耙齿不胜欢喜，接着又换成责怨的口气：“啥要紧的，可不值当的耽误觉！”

“光说这不是外人，好歹都能担待得了！”保柱把耙齿递到老瑞手里，赔不是地说了一句，就想往回走。

一阵风又灌到门洞里来了，老瑞伸手拉住保柱：

“外边冷，家里去吧！”

六

又一天早晨，保柱用锨摺完搭拉地头才回家，一路上唱吱扭扭地怪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离村头不远，金生和他爹正在掘他那挨小道边踩硬了的地呢，已经掘了有扁担长那么一条条。保柱走的这条路恰好从他俩跟前过，他走的离他俩还有一两丈远就说话：

“大叔！你俩又先掘了一会啦？”

“保柱啊！”老瑞抬起头来一望说：“怎么呆这大晌？”

保柱走到他们跟前，金生也住了手，两手扶着铁锨把，

右脚蹬着铁锹头，望着他笑了笑，一眼看见保柱扛着一把新铁锹。

“新铁锹啥时候买的呀？”

“一集啦。是村长打临清给捎来的。”

保柱把铁锹放下来说着，话里可藏着很大的喜欢啊。这话声都使老瑞不由己地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那已磨去了多半个的铁锹头，但他随即又抬起头来问：

“多少钱一个？”

“八千五！”保柱看看他俩的脸又解释说：“不买家具难做好活！”

“可不！”金生接过去说，“这道边踩的难掘着哩。”

“年年得掘一回，犁吧又怕扳了铧！”老瑞有些感慨地说着，无意中从土里把他的铁锹头拔出来了。

保柱肚子里早就咕咕地叫啦，把铁锹扛起来正想走，一眼又看见老瑞手里那把缺了半个的铁锹头，心里说：那铁锹头简直比炭铲大不了啥，多不赶工啊！于是，他又把铁锹拿下肩来，递过去说：

“大叔，使这把铁锹掘吧，你看那……”

老瑞看看保柱手里的新铁锹，又看看自己手里的“炭铲”，怪不好意思的说：

“凑合着使吧，啥时候掘完啥时候算。”

“保柱哥叫你使就使呗！”金生劝着他爹，“你看那多‘腥影’人呀！”

保柱见金生劝他爹，就拿着铁锹到老瑞手里去换，老瑞再也没推脱，接过新铁锹来笑了：